

八、當陽血戰 以步槍對幹三晝夜

【專訪抗戰老兵鄭立軍／記者賴福順採訪】

對日抗戰中，數百萬家庭妻離子散，今年九十六歲的鄭立軍則倖存下來，後來當到馬祖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但戰爭的殘暴、恐怖依然留在他內心深處，並衷心期盼世界和平。

全面抗戰爆發 自任宣傳隊長

鄭立軍原名鄭傑，四川省營山縣人，生於民國九年，小時候因家境不錯，從營山縣立高小畢業後，進入縣立初級中學就讀。後來到四川省成都市高級中學念書，畢業前夕爆發廬溝橋事變。

「人之生也，是為行而生，也當為生而行」。這是鄭立軍一生的座右銘，當鄭立軍從師長口中得知日軍入侵時，他在校園號召同學成立抗日宣傳隊，自任隊長，經常在課餘製作標

語，四處宣傳「打倒日本、全民抗日」的愛國思想。

為了更進一步踐行「抗日就是愛國」，「我們經常幾個同學組隊到商店巡邏，看到有人賣日本貨，就上前宣傳日軍侵華的消息，阻止賣日貨。」「有時候氣憤不過，甚至將商號內的日貨全部強制下架。」

進入黃埔軍校 準備宜當會戰

隨著日軍侵華日益猛烈，國土相繼淪陷，愛國思想在他腦中更加激烈。終於熬到畢業前夕，他率先表態從軍；不過，當時黃埔軍校投考資格限定是二十歲以上，他卻只有十九歲。滿腔熱血的他，在高中軍訓教官幫助下，於證件上虛報年齡，而於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一日考進黃埔軍校十六期步科，並於民國二十八年畢業，隨即放棄營山縣政府已通知他的文職工作，投入抗戰行列。

民國二十八年秋天，鄭立軍和十四名同學昂首闊步走出黃埔軍校大門，分發到十八軍十一師，被派任三十二團第五連少尉排長。他說：「第一次投入軍旅時，精神很振奮。」那時的派駐地點在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山下一個面積約三平方公里的小沙洲，當地人稱為「水陸洲」，可隔著小河溝和湖南大學相望，當時沙洲上還有十餘戶人家。

日常在水陸洲捕魚維生的老百姓，以前只知有軍閥內戰，沒想到國家遭到日本大軍入侵，還聽到許多暴行。他們看到國軍來此駐紮，都感到特別有安全感，也很歡迎；但他們的言談中還是流露出對戰爭的恐懼。

湖北省宜昌市、棗陽市一帶，自古即是兵家必爭之地。三千多年的歷史中，大小戰役難以數計。果然，此地不久就爆發了「棗（陽）宜（昌）會戰」。因為他們的部隊在小沙洲上訓練、整備了一段時日，於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夏天，被派至湖北省宜昌縣、當陽縣一帶備戰。

當陽激戰三天 中槍裏傷再戰

有一天，上級下令他們這支號稱「天下第一師」的精銳部隊加入襄陽城西邊的戰鬥。「我們的連隊在當陽市育溪河附近與日軍遭遇，雙方以步槍對幹了三晝夜」。「雖然是第一次實戰，但我腦子裡只想著如何消滅日寇，根本不知道害怕。」

他回憶著：「有幾個弟兄被敵人打死了，卻因戰況激烈，原先軍校教導的『戰必勝，攻必克』作戰指示都亂了章法，也沒有時間處理戰亡問題。」

這樣前仆後繼地打了三天三夜，到第三天時，鄭立軍帶領的一個排再度和日軍以步槍對戰；突然，他右腳膝彎處一陣劇痛，鮮血立刻流出來。「當時心頭閃過一念頭：『中槍了！』」

但敵人的子彈還在呼嘯，我趕緊趴下來。」後來，他被一旁的同袍抬走。這是第一次參加戰鬥，勇氣有餘，但經驗不足。

「不過，我裏好傷立刻再戰；而且精神百倍，只想再打幾個日本兵，出這口怨氣！」接著，受訪的鄭立軍陷入痛苦的深淵：「只是，這一仗打下來，我的軍校同學死了七、八個，他們都是我的好弟兄啊！我永遠懷念他們。」

宜當戰役後，鄭立軍負傷不退的英勇事蹟，獲得上級賞識，升任師部中尉代上尉參謀，隨後在同年十月升任第三連連長，經補訓後，參加反攻宜昌的戰役。

物資嚴重缺乏 忍飢耐餓參戰

打仗需要體力，平常都吃些什麼？「我在連長任內，最難過的是物資嚴重缺乏，有時候還會補給困難，連上弟兄常挨餓。」鄭立軍說：「我們難得吃到肉。有時，一天只能吃一餐，還只有配鹹菜。」「有時糧食接濟不上，弟兄們遇到有飯吃時，就先盛一小碗，扒兩口就吃光，爭取迅速盛第二碗，而且盛得滿滿的。因為，接著就沒有第三碗了。」

儘管會有餓肚子的時候，抗戰末期的兩年多，他還是帶領全連弟兄轉戰湘、鄂一帶。其中，在他軍職生涯中覺得貢獻最大的是，躬逢其盛參加了抗戰最後一次大戰——湘西會戰，

時間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到六月。

那時候，胡璉的第十八軍和原在緬甸作戰的廖耀湘新六軍，被急調至湘西，參加雪峰山之戰。鄭立軍此時已升任三十二團第三營副營長，率領兩個步兵連在湖北省西邊的洞口縣洞口鎮、山門鎮一帶追擊日軍。

鄭立軍回憶說，此時日軍氣數已盡，我方反攻時，節節獲勝；岳陽市鐵山一帶的山野坳處，儘管槍炮聲不斷，盟軍的飛機來回轟炸，但民眾看得出那是盟軍的飛機，因此，耳際經常縈繞國人的吶喊加油。

有一天夜裡，鄭立軍兩個連的兵力在山門一帶與日軍遭遇了。「我們十八軍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一開打就擊斃日軍數十人，活捉三人，並擄獲三十四匹騾馬。」

「有一排日軍據守山邊碉堡頑抗，我們一時攻不下，就派兩名士兵帶著手榴彈，繞路接近碉堡，往裡面投擲手榴彈，一下子解決近十個日本鬼子。」鄭立軍操著濃濃四川鄉音，沉醉在往日的勝利中。

少將軍階榮退 一生戎馬無悔

鄭立軍戎馬一生，在參加抗戰和國共戰爭中，曾兩度負傷，獲頒千城、忠勤、雲麾等



▲鄭立軍與妻子張子君伉儷情深。（鄭立軍提供）

勳、獎章，後升任馬防部副司令官，於民國六十八年以少將軍階退伍。

鄭立軍於民國四十二年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子女後來均赴美求學，並在美國工作。他如今住在新竹市，受訪時，牽著老伴張子君的手說：「這是我的祕書，都是她在照顧我，她最辛苦了！」

張子君在南京出生，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略，她父親是黃埔五期軍官，在前方參戰，無法照顧家小。南京淪陷前一個月，她母親帶家人逃回湖南老家。她說，長沙第三次會戰時，日機每天轟炸，並採低空炸射，老百姓躲在壕溝裡左躲右閃，日機也用機槍左右掃射，老百姓往往不是被炸射而死，就是踐踏而亡。

「日軍燒、殺、擄、搶、姦、盜，濫殺

無辜，無惡不做，令人髮指。」張子君的家人擔心日軍獸行，再往湖南省瀏陽縣她祖父家逃。她表示，日軍怕游擊隊，晚上不敢出來，所以她們白天躲在蘆葦深處，晚上才趕路，儘管割得滿身是傷，也不敢吭聲，兩地只相隔幾十里路，卻走了差不多一個月，才逃到鄉下祖父家。

張子君說：「我已經八十五歲了，生不逢時，歷經抗日、內戰，早年身為軍眷，所受艱難困苦，非筆墨所能形容，唯願世界不要再有戰爭，人民能安居樂業，大家就有福了。」

九、堅守宜昌戰場 鞏固重慶堡壘

【專訪抗戰老兵成堅／記者黃彩絹採訪】

從抗日、戡亂到反攻大陸，成堅一生軍旅，參與戰役不可勝數，屢從生死交關的危機中脫險而出，靠的是無比堅定的意志和洞察秋毫的軍事素養。儘管已屆九十七高齡，成堅步履穩健，目光炯炯有神，昔日將軍威儀猶在，望之令人心生敬意。



日本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戰爭初期，日本挾優越的陸、海、空三軍裝備及戰力，雖然未能如願達到「三月亡華」的目標，不過，抗戰前期，中國半壁江山，包括上海，南京及廣州等，陸續失守，唯陪都重慶屹立不搖，奠定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基礎。

重慶地利人和 抗戰成功關鍵

成堅指出，民國二十九年，日軍在棗宜會戰後占領湖北宜昌，原計畫從宜昌沿著長江，直搗陪都重慶市，以求速戰速決，但是從宜昌往西到重慶，是世界知名的長江三峽，峰巒相連、江水湍急，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重慶的絕佳屏障，成堅認為，重慶得以固守，抗日終於成功，非關「天時」，而是「地利」及「人和」的效益。

「地利」何來？成堅引用他的親身經驗，說明長江三峽的險要。他指出，民國二十九年秋天，他剛從陸軍大學西北參謀學校畢業，當時抗日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他以二十三歲的熱血青年，懷著滿腔愛國情操，投入作戰行列，一心只想早日殺退日本鬼子，還鄉親和平安樂的生活。

船夫戒慎認真 協助國軍運補

他被分派到陸軍七十五軍服務，當年十月，從重慶搭乘運糧木船，赴宜昌北側的馬良坪軍司令部報到。這段航程令他實地體驗長江三峽的險惡，他指出，三峽水流速度之急，超乎想像，李白名詩〈早發白帝城〉描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真是一點都不誇張。

划渡長江三峽，沒有三兩下真功夫，只怕要葬身江底。成堅至今仍不禁為船夫的一身本事喝采。他說，抗戰時期，國軍僱用熟悉當地水文的船夫運送糧食，有時也協助載運軍士到某個地點。

三峽波濤及暗潮難以預測，船夫面對每一次的航行，都抱著極度認真戒慎的態度。上船之前，船夫就嚴肅叮嚀：開船後切勿問「今天能到哪兒？」水上忌諱的一些語詞也不得出口。成堅雖對船夫的要求頗為驚愕，但也能體會他們的心情和好意。

沿途餐風露宿 擔任軍部參謀

船行間，突然襲來一陣瘋狗浪，成堅驚恐地目睹這位半老且瘦弱的船夫掌舵失控，掉入水中，就在緊張之際，船夫突然出現在船首右側舷，並鎮定地走到船尾，若無其事地繼續掌舵前行。

當晚，船在四川省酆都縣靠岸，成堅特別沽酒買肉，為船夫慶賀壓驚，次日就順利抵達長江邊的後勤交通要地三斗坪。之後，成堅開始陸路步行，經過王昭君出生地香溪鎮及二十六集團軍總部所在的湖北省興山縣泗湘溪村，並和鄭、蔣兩位同學會合，三人在當地投

宿一晚，便進入鄂西有名的羊腸鳥道，兩天後，抵達湖北省興山縣馬良坪，附近有幾十戶居民，他們向七十五軍軍部報到，他被任命為參謀處中尉作戰參謀，當時的處長就是後來曾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的朱元琮將軍。

成堅指出，日軍由宜昌攻擊重慶市，分陸路及水路兩條作戰軸線，水路交通已如上述，長江三峽沿線險峻的地形，令日軍難越雷池；至於陸路軸線，也讓我軍占有優勢。成堅指出，當時七十五軍戍守陪都重慶大門「宜昌——當陽」前線，即使被日軍攻破，但向來依賴重型武器裝備作戰的日軍，在步履艱難的羊腸鳥道中，也無法發揮原有戰力。

阻絕火力配合 日軍傷亡慘重

另外，大軍作戰最重要的後勤補給，遇到這種地形，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加上由軍長柳際明率領的七十五軍，是一支擅長阻絕戰的精良部隊，柳軍長更是阻絕戰的創始人，當時還是二十多歲小夥子的成堅，是柳軍長的小助手。

成堅指出，他和柳軍長都是保定或黃埔軍校工兵科出身，阻絕戰術是從工兵的「爆破作業」研發而來。事實上，日軍也無法突破我方的「宜昌——當陽」防線，因為該地區自七十五軍軍部至前線的作戰陣地，早已完成機動式的阻絕設施，使日軍在攻擊前進時無路可

循，以致陷入我軍預設的「雷區」、「陷阱」及「爆破」設施區，加上守軍的火力配合，造成極大的殺傷效果，導致日軍傷亡慘重。

我方缺糧體弱 影響戰力頗大

成堅指出，我軍雖擁有超強的戰鬥意志及技術，但戍守山區不毛之地，最感困難的就是缺糧的問題。不論是老百姓或國軍官兵，因糧食不足，普遍營養不良，患腸胃病、貧血、腿軟（腳氣病）、瘡疾等疾病者極多，對國軍戰力影響頗大。

當時，日常用餐多半只有豌豆湯和少量的乾素菜類，想吃個蛋或肉類都非常困難。當地的百姓甚至連鹽和米都稀有，主食是玉米、地瓜和一些山區的雜糧。相較之下，日軍占領的宜昌一帶，糧食充足，軍人普遍體力比我軍好得多。

人和絕對優勢 有助敵後游擊

在「人和」方面，我軍也占有優勢。成堅說，宜昌城等日軍占領區內的百姓，雖然有極少數受日軍威脅利誘而為其奔走，但絕大多數都不是心服口服，很多人轉而襄助國軍，有助

我方的敵後游擊大隊，此一大隊對我軍作戰、情報乃至後勤支援，都發揮很大的效益。

成堅身為軍人，長年鑽研兵法頗有心得，他特別引述《孫子兵法》所說的「上兵伐謀」、「謀定而後動」，做為國家發動戰爭的考量重點；他也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乃是身為戰場指揮官必須深思熟慮的成敗關鍵，不可有絲毫疏忽，俗說說：「大意失荊州」，行軍作戰千萬要引以為鑑。

成堅隨軍來臺後，曾任金防部作戰處處長、國防部總務局局長，陸軍總部工兵署署長，陸軍後勤司令部副司令，官拜中將，後外派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於民國七十二年退休。

十、華南華中血戰 輜重補給力挺

【抗戰老兵文秉衡撰文】

原想投考軍校，文秉衡卻被誤當成逃兵抓入部隊，頂名入伍。一路從貴州省到湖南省，歷經數次會戰，他隸屬輜重部隊，負責後備支援，肩負彈藥、糧草與挖散兵坑躲避日機轟炸的重責大任，隨國軍來臺後，依舊在前線服務，直到退役，其中，對日抗戰的歲月，是高齡九十六的他最引以為傲的！



文秉衡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八日，我與同在私塾讀書的袁姓同學相約，想要前往貴州省貴陽市投考憲兵學校。臨行前，因為他家裡的一把油壺被打翻了，犯了禁忌，他打了退堂鼓，我只好獨自前行。一路經過貴州省的安順市、平壩縣，到了清鎮市，遇上四處抓逃兵的部隊，不由分說地硬把我抓回營去，還頂了別人的名字——王小華。一個沒有出過

遠門的十九歲孩子，就這樣入伍了！

分發當輜重兵 照顧一匹馬兒

入營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隨著部隊從貴陽開拔到湖南省寶慶市，沿途因為水土不服、病死和逃亡，部隊的人數開始不足，我們只得再到路上抓逃兵，抓到許多從前方逃亡下來的老兵與遊子，等到各連人數都增加後，二十八年的八月份，部隊便出發到貴州省三穗縣去交兵，並被撥入國軍第十八軍團一一八師。

一一八師師長是籍貫山東的王嚴將軍，我被分派到輜重營第二連去當二等兵，負責照顧一匹馬，同一時期的新兵全被帶到洗澡堂去洗熱水澡、理髮、換軍服，學開小組會議和背誦長官姓名。同時，行軍攻擊、挖戰壕等戰鬥訓練也同步進行，隸屬輜重部隊的我則到鄉下去買稻草、買麥皮。麥皮就是現在我們吃的麥片，那時是餵馬的飼料。

桂南會戰敗退 四川巧遇表親

經兩個月的訓練與準備之後，部隊從貴州省天柱縣、黎平縣、永從縣開拔到廣西省柳

州市，參加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指揮的「桂南會戰」。並在廣西省南寧市、賓陽縣一帶的五塘村、六塘村之間，與日軍正面對抗，這時輜重部隊除了向前線輸送彈藥和補給品，還要挖散兵坑，以躲避日機的轟炸。

有一天，日本飛機低空偵察，隆隆聲四起，我負責照顧的馬兒被嚇得尖聲嘶叫，差點害我被機槍打中，臉上和身上沾滿了灰。由於部隊傷亡慘重，上級指示換防，因為怕白天會遇上日本飛機，就趁著夜間撤退，路過的村莊，老百姓早跑光了，我在灶上看到煮熟的芋頭，便拿了充飢，那時正是民國二十九年的春節，我就這樣過了中國人最重視的農曆年。

當部隊撤退到柳州市雒容火車站，上級通知派人去領煮好的大米飯和四川榨菜，而且只有一一八師才有份，其他作戰不力、退下來的散兵都只能乾瞪眼。此時，我才深刻感受到這是部隊用生命換來的福利。

後來，部隊上了火車，離開廣西，前往湖南省衡陽市待命，然後又徒步行軍，到四川省秀山縣整補、剿土匪，在當地，我遇見了表叔，他在楊森將軍統領的二十軍補充營服務，由湖南回來，要到四川接新兵，我便同他到四川接兵，當了班長，之後被選到軍需處當上士。不久，日軍發動第二次長沙會戰。

長沙戰況激烈 全力支持前線

第二次會戰開始，我們的部隊由江西省向湖南省岳陽市方向側面圍攻，除了二十軍之外，還有雲南的部隊和五十八軍孫渡的部隊，日軍攻到湖南省長沙市外圍，受到岳麓山的砲兵阻擊，進不了長沙城，側背又被我方兩個軍攔腰截擊，日軍只好退回湖南省岳陽市。當時我因病未能隨軍行動，留在保長家中休養。待病好了，回到部隊，住在岳陽市楊林街，沒多久，日本鬼子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這一次，我親身參戰了，只不過，不是拿槍上戰場，而是拿著一桿秤，替部隊發油鹽柴米。那時節正逢大雪紛飛，前方戰士奮勇與敵人拚命，後方的補給人員則把棉軍服翻轉來穿，灰色朝內、白色向外，以保護色避免被發現。

這次的會戰，日本鬼子吃大虧，打不進長沙，我軍除了二十軍和五十八軍，又自江西調來增援部隊，北面還多了一個九十九軍傅仲方的部隊，相較於前兩次的長沙會戰，日軍的損失更為慘重。如今在長沙縣福臨鎮影珠山便留下我軍二十軍軍長署名的石刻：「大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聚殲倭寇於此 蜀人楊漢域勒石。」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衡陽會戰，國軍向兩母山進發。

三次會戰後，日軍又退回岳陽。就這樣，我軍與敵人隔著岳陽新牆河對峙了兩年。

長衡會戰再起 奉命長沙出差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為了挽回頹勢，企圖打通平漢、粵漢與湘桂鐵路，並破壞我軍各處機場，以減輕空襲損害，遂從東北、華北及濱海地區調派約十七萬兵力，在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下，於五月下旬發動「長衡會戰」。

由於前兩次日軍採中央突破，吃了大虧，這一次改變戰術，採兩翼包圍，一路由湖南省湘陰縣經過汨羅江，通過洞庭湖，直攻寶慶，一直打到「雪峰

山」，受地形所阻不能前進，於是打破日軍想攻占湖南省芷江空軍基地的美夢。另外一路由江西省下來，經過湖南省株州市、湘潭市，一直打到衡陽市，被我軍第十軍方先覺將軍的部隊所阻，鏖戰了四十餘天，我軍因傷亡慘重，終被日軍突破，並一路打到廣西省桂林市、柳州市和貴州省獨山縣，才被何應欽將軍從雲南調來的、全部美式裝備的遠征部隊阻絕於「深河橋」，留下了「北起盧溝橋，南止深河橋」的歷史盛名。從此日軍敗退，我軍反攻桂柳，不久，日寇就投降了。在此次會戰前，我奉命到長沙市出差，戰事發生後，因回不了原部隊，只得和朋友僱了小船，由長沙經過洞庭湖，在湖南省益陽市上岸，住在文風鼎盛、七十九軍軍長夏楚中的故鄉——武潭。

常德同鄉相助 回軍歸建效力

為了謀生，我和朋友在馬跡塘與桃花江之間做小生意。又經友人介紹，在獨立兵站分監部船舶大隊掛了個附員頭銜。後來船舶大隊撤銷，官兵改調，一些小官和掛名者都無處安置，我只好與同事轉赴湖南省常德市另謀出路。恰巧當地一家飯館的老闆也是貴州人，在得知我的際遇後，要我寫一份報告，透過他在鄉公所當幹事的表親，介紹給常德駐軍的司令部人事科長。常德當地的師長、黃埔六期的郭惠蒼將軍看了報告後，召見我，並說：「目前沒有官

給你當，先在輸送連補個名字，人在軍需處服務，好好的幹，不會虧待你。」

當時的副官主任朱在淵中校是師長帶來的人，也是貴州人，因為同鄉的關係，就調我去當副官，住在常德東門外一座天主堂內，不久，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軍就投降了。

抗日從軍歲月 今生最大榮耀

在抗日戰爭中，我都當幕僚，未曾真刀真槍上過戰場，後來，畢業於陸軍官校十九期步科，擔任排長、連長、營長、中校科長。曾參與戡亂時的遼西會戰，國軍自大陸撤退後，又被派到海南島圍剿馮白駒率領的共軍。三十九年到臺灣，進陸軍官校補訓，先後在步兵學校初級班和高級班深造，民國四十七年參加金門「八二三砲戰」，因功獲選戰鬥英雄。

從十八歲在混亂中被抓入伍，一直到退役，我當了三十二年的軍人，得過兩座「忠勤勳章」及八二三戰功獲頒「弼亮獎章」，還有幾枚景風獎章、寶星獎章……等，而今九十六歲，仍愛書書寫寫。至於那段抗日從軍的歲月，是我今生最引以為傲的光榮！

十一、意外從軍 九死一生

【專訪抗戰老兵周榮根／記者洪璧珍採訪】

因為家貧無法上學，大字不識一個的他，十八歲那年被村長抓去頂替當兵，就這樣在軍中以人力扛運來報效國家，歷經無數次死裡逃生，走過五年艱苦又驚險的抗日歲月。今年九十三歲的周榮根笑笑的說：「此生很滿足，沒有遺憾！」

民國二十年，日軍鐵蹄開始蹂躪中國大地。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開始，如今九十三歲的榮民周榮根，曾經艱苦的打了五年抗日戰爭。

家貧未能上學 被抓頂替入伍

周榮根，民國十一年九月出生於浙江省衢縣（後升格



周榮根

為衢州市)，有兩個哥哥，兩個姊姊，一個弟弟。他因家貧沒上過一天學，大字不識一個。十歲開始幫附近農村的養鴨人家趕鴨子上池塘，主人家管他吃，一年給一塊錢大頭當工錢，再大一點，幫人放牛，直到十八歲當兵。

周榮根當兵之前，抗日戰爭已經打了三年，雖然住在鄉下，但也感受到戰爭氣息，白天一看到日軍前來，大家都往山上跑，到了晚上才敢下山回家；鄉下沒有電燈，晚上提著煤油燈摸黑下山，氣氛肅殺。

民國二十九年，十八歲的周榮根被「抓」去當兵。他說當時軍隊缺員，急覓壯丁當兵，這項工作交由村長辦理，不過，有錢人家只要賄賂村長三十塊、五十塊大頭，村長就會幫忙「想辦法」，抓個沒錢給的壯丁頂替交差，周榮根家裡窮，沒錢賄賂，那天晚上，兩個哥哥都睡著了，他被村長抓去當兵，「也不知道村長為什麼不抓哥哥，就抓我？」周榮根說。

敵軍趁夜摸哨 殺死二十三人

周榮根就這樣被分配到第二十五軍當步兵，如今九十三歲的他記不得當年的部隊番號，卻記得當時是夏天，一進到部隊，每人發了一條毯子，一件襯衫、一條短褲，衣服的布很粗，像麻布袋似的，沒洗幾次就爛了。

分配的武器是步槍，他才十八歲，第一次見到槍，連扣扳機都不會，子彈、彈匣也拉不出來；因為年紀小，不曉得打仗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就跟同袍研究那把槍，覺得很好玩，沒想到當夜就出事了。

那天跟周榮根一起入伍的共有三十人，晚上熄燈就寢後，次日天亮睡醒，只剩七個人。原來夜裡有敵軍入侵營地，無聲無息地殺掉二十三人，周榮根是倖存的七人之一。當時他看到前一天還跟自己說有笑的弟兄，一覺睡醒已成冰冷屍體，更恐怖的是，被殺了這麼多人，當時居然沒有人發現。他被這個場景嚇得說不出話來，從此對戰爭有了具體認識。

初抬屍全身抖 為逃命屍壓身

周榮根在二十五軍軍部的野戰醫院衛生連負責抬擔架，當時醫院每天都會死很多人，他們就要把屍體抬出去掩埋。他記得第一次抬屍體，因為沒抬過，怕得兩手發顫、渾身發抖，不小心把擔架打翻了，班長氣得甩了他兩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回不過神來。班長大聲斥喝：「抬起來！」他擔心挨打，硬著頭皮、壯起膽子，小心翼翼把屍體搬上擔架抬出去，挖個洞埋了。

民國三十年十月，已接近冬天，日軍進攻浙江省衢州市，周榮根的部隊全力防禦，打了

一天一夜，因日軍火力強大，衢州市被攻破，日軍一站上城池，就對著城門內外的中國部隊開槍。「噠——噠——噠——」，日軍只要見到中國軍民就一陣掃射，周榮根當時躺在地上裝死，不敢動，只要身旁有人倒下，就趕緊拉過來壓在自己身上，身上總共壓了四個人，一整天他完全不敢動。

「想逃！但逃不了！」因為城外就是一條好寬的河，他水性不好，只好被屍體壓著不敢動，直到天黑了，才偷偷爬起來奔逃。

趁夜偷襲日軍 被俘裝乖脫困

周榮根逃出後，被抓到二十六師，這回他成了班長，不扛擔架，改扛機槍了，是美國造的馬克星機槍。

民國三十一年在江西省，周榮根的部隊跟日本人打了多次遭遇戰。他說：「日本人的武器厲害，有小高砲，但是日軍人數比我們少，有一次發現他們只有一個班，我們採人海戰術，派一個連去圍攻。另外，日軍對地形不熟，我們掌握天時、地利、人和，白天在山上休息，晚上下山偷襲，戰勝機率頗大。」

也是在三十一年，周榮根的部隊吃了敗仗，他與一些同袍成了日軍的俘虜。日本人滿口

「巴格野魯」、「巴格野魯」地亂罵，他們看二十歲的周榮根年紀輕，個子小，叫他幹啥就幹啥，很聽話，對他比較信任。

周榮根說，他白天幫日軍揹背包、挑彈藥，日軍讓他跟他們一起吃飯，到了晚上幫日軍站衛兵，幾天後，他們四個衛兵趁著日本人睡著了，集體逃出，前後被俘不到一星期就安全逃脫，之後，又加入另一支國軍部隊。

同袍征戰情深 拉夫助築工事

周榮根於十八歲時加入抗日戰爭行列，五年中，結識許多同袍，但這些同袍後來都沒來臺灣，如今年登九十三歲的他已記不得這些弟兄的名字，當時大家都窮，印象最深的是有個湖南人家裡有點錢，但不高傲，有時候這位弟兄會向農家買隻兔子來打牙祭，而且總是央著大伙兒一起吃，同袍的感情特別的好，因為「打仗嘛，誰也不敢說自己明天還在不在？」

抗日戰爭一打八年，許多老百姓都在逃難，從城裡避到鄉下，城裡經常是一片死寂，不打仗時，軍隊可以借住老百姓的房子，但構築防禦工事時，如果找不到老百姓幫忙，就得自己動手，所以部隊沿途都在「拉夫」，見到一個拉一個，除了抓老百姓，也抓逃兵，人越多越好。

來臺喜成家 此生無遺憾

周榮根於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的那年來到臺灣，因為曾在野戰醫院待過，順理成章成了衛生兵；當時兩岸還互有聯繫，周榮根有一回打牌贏錢，特地給浙江老家的母親寄了兩萬元回去，母親好開心，很快回信說：「錢收到了。」

勝利後，二十四歲的周榮根最得意的莫過於有兩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同時看上他，其中一個後來成了他的賢內助，為他生了兩男一女。民國六十四年，他以上士軍階退伍，後來因為老伴走得早，他申請住進中彰榮民之家。

周榮根的三個孩子個個有出息，有個兒子還是飛官，假日就帶著妻小從臺中到彰化看他，「我這輩子打過抗日戰爭，也打過八二三。此生很滿足，沒有遺憾。」



十二、四天三夜沒飯吃、沒水喝

【專訪抗戰老兵樊志豪／記者杜佩瀾採訪】

雖已年邁體衰，但寧可拄著拐杖，也不願依靠輪椅或攙扶，談起抗日往事，樊志豪話匣子一開便止不住。參與抗日是他一生的驕傲，國家的強盛，是他永遠不變的期盼。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老兵不死」的真義。

只為救亡圖存 決心共赴國難

樊志豪於民國九年出生，現年九十五歲，是浙江紹興人。民國二十五年，浙江紹興一帶已不平靜，常有日軍滋擾，樊志豪居住的容山鎮山南村雖然只有三十幾戶人家，也成立了自衛隊，壯丁都必須集訓，學會基本防禦。國民

政府也在各地抽壯丁集中培訓，為抗日戰爭做準備。

樊志豪早年喪母，家中有父親、兄弟，有一位楊姓親戚在國民政府的軍中擔任營長。眼見鄉民在日軍荼毒下，生命毫無保障，更無尊嚴，尚在初中就讀的樊志豪為了民族大義，決心投身軍旅。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他向父親表明從軍的決心，父親不捨他離家，更擔心戰爭可能造成傷亡，表示不能接受，但拗不過心意已決的樊志豪，最終同意他從軍。

樊志豪入伍後，成為七十九軍九十八師師長夏楚中麾下，進入工兵學校受訓，訓練課程包括爆破、拆房、架橋、開路、障礙排除及災害搶救……等，六個月後課程結束，他以少尉軍階任用。

長衡會戰慘烈 全連只剩卅人

樊志豪回憶抗日往事，他說，工兵是為作戰部隊提供支援的部隊，主要的任務是在戰鬥部隊抵達之前，先做好一切工事準備。抗戰時，物資嚴重缺乏，當時的工兵配備是軍服、草鞋、軍帽，也配有步槍以應不時之需。草鞋是自己編的，軍帽是布製的，並無鋼盔。雖有軍服，但相當陳舊，尤其大陸冬天酷寒，但禦寒衣物常常補給不上，冬天連鋪棉外衣都沒有。

他曾經參與的戰役包括湖南長沙第二次及第三次會戰，另外在江西省、浙江省、貴州省也都曾經參戰。

樊志豪指出，雖然我軍武器比不上日軍，物資嚴重匱乏，糧食更是不足，但所有的劣勢他都不在乎，只想拚死殺敵；也許是老天眷顧，他參加的戰事雖多，但從未負傷。在長沙第三次會戰時，他們的部隊曾俘擄日軍。

民國三十一年，樊志豪轉為步兵，三十二、三年間曾多次參與地面作戰。他表示，日軍的武器是機槍、迫擊砲、催淚彈，比起大多數國軍部隊只有步槍精良很多。長衡會戰時，他們奉派至湖南省長沙市搶山頭，要走一百二十公里路，一連有一百二十人，晚上七點半出發，急行軍到長沙時，有三十人累倒，只剩九十人。後來，他們攻進長沙城，從西門進入，與日軍對峙幾個鐘頭，最後全連僅剩三十人，潰不成軍。之後，部隊必須重新整編，因此軍方又開始抓壯丁，補充員額。

行軍遭遇炸射 傷兵求補一槍

樊志豪回憶，抗戰期間，敵我雙方都有情報來源，日軍間諜到處出沒，例如在江西省的戰事，日諜用鏡子反射太陽光，指出國軍部隊的位置，引導日本戰機轟炸。日機來犯多半在

白天，有時在行軍途中就遭遇轟炸，敵機上的機關槍掃射時，步兵須立即散開，就地掩蔽，這樣的掃射、轟炸，經常造成嚴重傷亡。

樊志豪回顧這段往事，不勝唏噓！他表示，最悲慘的是傷者痛苦哀號，卻又無法送醫，痛得哀求同袍補他一槍，幫助他快點解脫，那種悲慘的畫面，讓他至今忘不了。

另外，在江西省出任務時，因糧食、飲水補給不及，造成工兵弟兄四天三夜沒飯吃，沒水喝。因口渴難忍，弟兄們不得不喝尿維生。

他說，由於戰事慘烈，陣亡官兵極多，部隊當場不及處理，多半事後由當地百姓挖一大坑掩埋。

訓練視同作戰 帶兵必須帶心

樊志豪在抗戰過程中，一直擔任軍官，所以領導、訓練士兵是他的職責，他認為士兵的訓練很重要，須將訓練視同作戰，所以他的訓練相當嚴格；在管理上，他主張帶兵要帶心，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因此，他和部屬的感情非常好。

他回憶民國三十二年在江西會昌作戰時，曾有一名新兵因想家而逃跑。當時他是副營長，第七連連長下令要活埋這名逃兵，他得知後及時阻止，那名新兵因而存活，從此不再逃

亡。樊志豪說，他對所有士兵都有基本的尊重，士兵都很年輕，離鄉背井，部分新兵被拉夫進入軍營，並非出於自願，而年輕人難免會做錯事，應給他悔改的機會。

樊志豪強調，因為他有同理心，他帶的兵從無逃兵；有些兵員薪水不夠用，他都給予資助。因為帶兵有成效，每次只要官兵間關係緊張，長官就指派他去處理，他也都能排難解紛。

早年從軍無悔 終身引以為榮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在臺海關係最緊張時，他擔任情報蒐集工作，暗中潛返大陸數次，民國三十九年以上尉軍階退伍。民國四十六至五十一年間，曾奉派出任復興新村村長，九十三年四月住進板橋榮家。

對自己前半生投入對日抗戰，他感到十分光榮，並一再強調他是自願投身軍旅，不是被拉夫的。由於二十年前出車禍，腿部曾骨折，使他行動不便，但九十五歲高齡的他，受訪時可以連續兩小時談笑自若，且堅持不用坐輪椅，拄著拐杖一步一腳印，走自己的人生。樊志豪老則老矣，仍是一條漢子。